



津门讲学犹凭耳 杏苑逢疑再问谁

——怀念乐黛云老师

郝岚



哪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偶像呢?即使是身为学界中人,我还是会偷偷崇拜和私淑几位自己心中的“学术楷模”,这其中,乐黛云先生无疑稳居第一的位置。我想,不仅因为我们同在一个学科,也因为我深知各种因素带来的某些局限,自然对出色的女性学者尤为敬佩。

2003年10月,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她。当时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召开,乐黛云先生也去了。报到那天,有人带我走到乐黛云先生面前引荐,我当时刚刚从北师大博士毕业,连忙伸过手去自我介绍,乐老师说:“欢迎比较文学的新生力量!未来是你们的!”我紧张地赶忙说:“不不不!”乐老师又接着说:“但也是我们的!”大家笑起来。开幕式那天,乐老师站在一众人高马大的男性学者中,虽然个子不高,但丝毫不觉得矮小,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是因为“气场全开”。大会主旨发言中,乐老师的题目是《文化冲突及其发展》,她的要点是说当今全球的文化冲突使世界面临危机,必须加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其中比较文学大有可为。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乐老师敢于表达不同观点,她对当时很多人提出的理论的“失语症”就有不同看法,她说,任何民族文学的发展都是动态的过程,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经过了300年的融合;而所谓“失语症”是对我国古代文论伟大发展过程的否定,是不恰当的。我当时大为震撼,因为她敢发别人不敢发之言。

两年以后的2005年4月,我们很多人收到了乐老师发来的电邮,邀请参加一个签名活动。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写了一封不短的回信,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对一些问题的疑惑。乐老师隔了一段时间才回复我,开头难免要对我这个后生晚辈鼓励一番,然后她用附件发给我两篇文章,让我自己去思考信中提及的一些疑惑,还说很多短她也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然后说:“我去了一趟巴黎,又去了一趟韩国,刚回来,迟复是憾。你会去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深圳年会吗?希望再能见到你。”后面单署一个字“乐”,我偷偷地兴奋着,把这视为乐老师的邀请,我一定得去。

当年的夏天,“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大学召开,在后来会议论文集结出版的《承接古今,汇通中外》一书中,乐老

师写了序,题目是《西方的文化反思与新的中西相遇》。像每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年会一样,2005年的会议也盛况空前,人数众多,围绕在乐老师周围的人实在太多,我都不好意思打扰她。只在会议间隙,被人拉着去和她合影,我就记得她一边和蔼地“来者不拒”,一边幽默地说:“哎哟哎哟,都和我合影,我这么珍稀,都成大熊猫了!”大家哈哈笑着,我匆匆跑上去也照了相。我很想和她说了她出版不久的《乐黛云海外讲演录》里关于《浮生六记》的研究受到点启发,终究没说。她太忙了,我不忍心!

到了2011年4月,机会来了!天津师范大学主办了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时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乐老师也应邀出席了。那时候她已经80岁,脚腿不太好,走路多就累,随行人员带着一副轮椅。看得出,乐老师不服老!好强,也爱美!正式场合见人,上台发言或者拍照,既拒绝坐轮椅,也拒绝别人的搀扶,拍照的时候要调整好姿势:微微侧一点身,稍稍低一点头,双手交叉放于身前,睁大她一直炯炯有神的眼神……

大会的主题发言我还记得,因为后来的会议综述是我写的。本次论坛邀请了国内高校与科研院所比较文学的博导、专家40余名,乐老师是席间唯一一位女博导。乐老师的发言认为,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比较文学的责任和意义更显现,特别是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在这一新的语境中,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形成一种文化自觉。她总是那么高屋建瓴,令人有拨云见日之感。这次会议我印象深的事有两件。

会议报道那天,作为主办方,我被派去她房间看她有什么需要。快黄昏了,她坐在一楼一个套间的窗前,因为逆着光,看不清楚她的脸,但是话一出口就让我如沐春风。我一进门她就表示感谢,说:“你在我这里坐下也歇一会儿!不然出去了又得干活儿!”我笑了,就真的坐下来了。我说我看过她当年和汤一介先生结婚,为了表示进步都没有去公汤用彤和梁母摆的酒席,是真的吗?她豁达地说:“哎哟,年轻的时候‘左’的可爱!”我问她后悔吗?她说:“那有什么后悔的?后悔也没用!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经历也是!”转天论坛

开始肆意,形式开始多姿多彩。

翩翩蝴蝶的梁祝,西湖断桥的偶遇,杨柳岸的晓风残月,赤阑桥边的吟唱……是属于才子佳人的浪漫,而追问人生,探索真理才是江南真正的浪漫。徘徊在汨罗江畔的屈原,即使政治上是如何不得意,依然理想坚定,内心的纠结并不改变志向的高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李白从大唐盛世风尘仆仆走来,于是潭水深千尺的桃花潭,白发三千丈的秋浦河,手可摘月的采石矶……一路留下璀璨千年的浪漫诗歌。

王勃的《滕王阁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历代文人墨客更是在江南留下浪漫的积极潇洒的人生态度。

浪漫多情的江南,风骨却是刚劲的。就像水,载舟覆舟。水做的江南,是温婉的,水做的江南,又是刚强的。千百年来,因为旖旎的自然风光、富庶的物质生活,江南,战乱频仍,一座座江南名城,繁华背后是江南儿女刚劲的风骨支撑。

绍兴,越地都城,久远的历史暂且不提,仅仅100多年来,就有那么多沉甸甸的载入历史的人物。举三个就足够了:秋瑾、鲁迅、蔡元培。谁能想到,外表文弱的鉴湖女侠秋瑾将生命抛在一边,为民族救亡殉道。鲁迅,瘦小的身躯振臂一呼,唤醒沉睡的国人。蔡元培,在大风雪中从万里外归来,新北平从此耳目一新。

扬州,江南温柔地,谁能想到这里曾发生过“扬州十日”的惨烈之战。1645年5月,史可法固守扬州,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这是江南顽强抵抗清军的第一座城,也是清兵入关以来首次遇到的军民一体的坚强抵抗。人们对史可法虽“以卵击石”却誓死不投降的气节击节赞叹,并根据史可法的遗言,将史可法的衣冠葬在梅花岭上。

1937年冬天的上海,当日寇的铁蹄踏进中国最繁华的这片江南土地时,激烈的抵抗始终不退却,八百壮士坚守的四行仓库成了江南风骨最具体的象征……

关于江南的文字,卷册浩繁,如果选择带一本书去江南,会是哪本书?我想那一定是《红楼梦》。在这里,一定会处处感受到江南的印记:从宏大精致的建筑园林到吃茶穿衣的生活习俗,都带有江南的印记。金陵(南京)、姑苏(苏州)、维扬(扬州)是作者直言不讳的故事发生地标签。这里的江南富足,这里的江南慈悲,这里的江南有着人性几乎所有的优劣,这里的江南美到极致也真实到骨子里。

如果用一首诗来总结江南,我愿意它是《雨巷》。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在烟雨蒙蒙的江南街巷,在初春,在一切萌发的季节,心灵中最柔软的地方是否被雨丝轻轻触碰?那是丁香一样芬芳的江南啊。

能不忆江南? 题图摄影:徐庆举

发言,会场是表示平等的圆桌,不分主次的,随便坐。乐老师第一个发言,去讲台讲完回来就坐在了我旁边。她认真听着后面学者的发言,听到个别处,就侧过头来轻轻小发议论,对我说:“他说的我可不同意,不是这样的,不是的!这值得讨论!”我惊讶于她的直爽、耿介和对学术的认真。

2012年初,我获得机会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访学。我特别兴奋,不仅因为那是名校学府,还因为圆了我一个梦。读博士时我就看过1982年《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一瞥》,作者正是当时获得哈佛燕京基金会的资助,在哈佛大学访学的乐黛云教授。我一到哈佛就去找乐老师文章中所说的那座“哈佛校园南头一座精巧的黑色大理石小楼”,可是怎么也不对,因为比较文学系在2006年就搬到了哈佛园南侧隔一条街的帕莫小楼。虽然遗憾不再是乐老师访问的那个空壳了,但是小楼也是有不少故事的,那曾经是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写作《多元宇宙》的寓所,现在是淡黄色的。我决定画下来,于是找了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趁着人少坐在它斜对面画了三幅速写,最好的一张圣诞节的时候送给了我的合作导师,他兴奋地为圣诞问候卡群发邮件转发给了系里所有人,我也受到点鼓舞,稍稍弥补了我对自己英文的不自信。次好的一张连带写了一篇文章《哈佛大学与中国比较文学》,一并收入了我后来出版的《海外文学寻踪》一书,此文后来还被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公众号转载,当时真希望乐老师能看到。

回国之后,有好几次机会去北京开会或者和师友见面,都动议一起去看乐老师。她年事已高,常听闻身体时好时坏。我纵然有强烈愿望,但是终究觉得如果是我更需要她,大于她需要看到我,那么不去也罢,真不忍心去劫掠她珍贵的时间!毕竟,世间有无数感情,存心香一瓣就好了,对那些值得尊敬的人,不打扰,倒是最深的惦念。

和乐老师一鳞半爪聊天时她说的很多确切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都弥散开去了,但她的风骨相信在每一个接触过她的人心里都如烙印一般清晰,因为她就是今天年轻人所说的“浓人”,而且是高版本的那部分——热烈、投入、正直又勇敢。后来知道,乐老师年轻时写文章就说“生命应该像燃烧起火焰而不是冒烟”,晚年她自己写《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时说:“我以自己的生命在混沌的时空中将种种点点线线莫名其妙地连成一片,造就了我的历史,这历史属于我自己。我就是我。”原来,她的豁达与坚定是始终如一!难怪季羡林先生评价乐老师:“颇有点不寻常。她为人坦荡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绝不扭扭捏捏!”是的,一位女性,在大时代的淘洗里,不颓废、不扭捏、不矫情、不粉饰,是非常难得的!这就是大师风范吧?

2024年7月31日,酷暑生寒,我和很多人一起去八宝山送乐老师最后一程。乐老师躺在鲜花丛中,第一次觉得她如此娇小!我并非乐老师的入门弟子,作为她所开创的比较文学学科的晚生后学,我只是和她偶有交集,那些止不住的泪水不过代表了众多曾受到她学术热情感召的普通学人对她深深的留恋吧?毕竟,津门讲学字字犹凭耳,杏苑逢疑幸再问谁呢?

乐黛云先生懿范长存!



帕莫小楼(速写) 郝岚

睡眠蒙眬时,“滋滋”“吱吱”“叮叮当当”的装修声,一时齐发,此起彼伏,还似夹带了刺鼻的气味。没有比这更令人烦躁的了。眼虽努力紧闭,心却被迫敲着。尤其两耳,更是瞬间竖起,格外敏锐地捕捉并分辨着电钻打眼儿、电锯切割、大锤砸墙等声响的来向与分贝,却又着实辨不出如此大的动静来自哪层、哪家。

睡意顿消,扭头见妻子也正睁眼盯着手机消磨。我没好气地怨斥:“谁家这么没有公德心,午休时间装修,吵死人!”妻非但不随我怨怒,反而责怪道:“现在已到物业规定的装修时间,是你看谁睡了,怪谁?何况装修有早晚,咱先装完入住,邻居陆续才开始,这很正常!你不能为了你睡觉,不让人家装修呀?换位思考下……”继而给我个眼神,让我体会。

没想到一向木讷的她,言之竟如此有理,显得我格局分外小了。拉开窗帘,阳光明媚;对面楼宇清新,近前树影婆娑。再听那尖利不绝的装修声,倒也觉得不那么聒噪了,反而有种安居不孤、左右有邻的安全感与烟火气。

这熟悉的声响,不也曾在我此时安静的小家响起过吗?每次妻子拽我抽空过来“监工”,先闻此声,便心生欢喜;好,工期抓得紧,完工指日可待!买箱水、递盒烟给工人师傅,咱也乐意。若闭门无声,便心有不甘,怨工人不上心。

我环顾房间,嘴角微微上扬,笑容浮在脸上。被妻子揪个正着,数落我“傻”。我说这不是“傻”,是幸福。装修那段时间,我正经历工作的低谷,无心过多关注家装之事。是妻子从冬到春,跑前忙后,事无巨细,操心费力地打理着一切,还不时对我嘘寒问暖。我只负责在关键的设计、选材、验收、付款等环节,腾出空来,出个面,拍个板,转个账。知情的同事笑谈:“你真是娶了个好媳妇儿,啥也不用管!”我赞同:“真是哈!”

正是妻子顶着刺耳的装修声和呛人的粉尘、漆胶味,一趟又一趟地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才有了眼下的窗明几净,温馨舒适,安逸静谧。得来不易,她是功臣呀!我幸福地笑出声

城市和文学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城市滋养了文学,文学反映了城市,如同土地和文学的关系。没有滋养作家的土地,就很难出现特别优秀的作家,或者说不依托大地的作家,很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但文学大有所侧重,对城市很难面面俱到,相对文学而言,城市包容的面向实在过于庞杂。因此,一位作家很难与城市互相成全,互相砥砺,彼此代言,但蒋子龙以他勤恳的创作实现了这一很难完成的任务,他的作品里的精神气质与这座城市文化已经高度融合,互相影响。

回顾蒋子龙的创作经历,很神奇的一点是他并非天津本地出生,却在天津成名成家。他爽朗直率的性格,与出生地河北沧州这个武术之乡倒是十分契合。蒋子龙没有辜负这片武术的沃土,自幼喜欢习武,但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家人担心习武分心,于是禁止他继续练习。但年幼的蒋子龙刚开始无法抗拒练武的诱惑,经常瞒着家人去练武场,也因此受到了不少体罚。正是这种经历,让蒋子龙具有敢做敢当、一往无前的性格,面对不公的境遇为家人和正义挺身而出、直言不讳,后来在工厂攻克技术难关,在创作上勇敢进行艺术探索,拓宽题材领域,挖掘思想深度,是一员不折不扣的“闯将”。

这样的性格,当然很容易交到朋友,获得大家的尊敬,更何况蒋子龙到天津后学习成绩保持优秀,工作业绩突出,走到哪里都是模范。正是这样的性格,让他在最初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了完全超越时代的特质,在一个文坛深度模式化的年代就散发了强烈的革新意识。当然他也因为这样的性格和这样的创作,在社会艰难转型期遇到了某些非议,但他始终坚定地沿着现实主义精神的道路前行,直到大家纷纷注意到他的先锋性,他的时代意义,并为之赞叹。在各行各业,近代以来的天津都有出类拔萃甚至声誉遍布全国的行业翘楚,天津人对各行各业的领头人物显然是尊重的。这座城市对他也是包容的。蒋子龙能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成为城市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其实是双向的原因,既有蒋子龙本身优秀的因素,也有天津城市和天津性格的因素。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蒋子龙开始对城市是有些抱敌意的,这与那个特殊年代有关。在他看来,传统中国的美仍然留存在广袤的乡村,彼此和睦,彼此帮助,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对农村和农民的帮扶强化了乡村的美好,并且当时的城市发展远不如现在。后来进入工厂,他很快就被那里的环境吸引,猜测应该是这里高度秩序化的生产模式让蒋子龙之前对城市面貌的混乱印象一扫而空,每个人各司其职,所有人通力合作,生产严格按照规范和计划执行,加上机械化大生产满足了他对未来的无限想象,以及工厂与乡村一样温暖的人际关系,种种因素让他视工厂为另一个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蒋子龙体验到天地翻覆的变化,也反映出当时作为全国领先的工业城市的天津,在工业技术和现代化生产管理方面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近代工业、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以及现代的高端制造业,天津这块响当当的城市名片,一直保持着光洁的亮度而引人侧目。可以说,是蒋子龙选择了天津,也是天津选择了蒋子龙,关键人物与大地双向奔赴,彼此成就。这也是为什么蒋子龙的影响能够超出文学圈,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可的重要原因。熟悉文学不了解天津的人通过蒋子龙认识到了天津的独特,了解天津不熟悉蒋子龙的人通过天津确认了蒋子龙的价值。同时由于天津的产业发展和文化特色在一个时期是全国范围内的样板性存在,更确认并加强了蒋子龙原本就具备的全国性影响。

蒋子龙通过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体认,坚持现实主义的精神原则,他不愿意用荒诞乖张的艺术手法讲述故事、表现人物。他曾说:“不仅批判现实,还要理解现实、欣赏现实。看到现实对思想的校正、戏弄和宽容,以一种超越的力量投身于现实,便生出变化,生出幽默。”蒋子龙的文学思想值得继续深入研究一番,他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体认,不是僵化、狭隘、偏激的,甚至他曾经非常激烈地反对现实主义的庸俗化和极端化,极力努力去拓展现实主义的认知空间。也正因如此,他不惧怕书写日常,不担心从日常坠入庸常,在他书写普通民众生活的作品里,依然有对社会总体性的把握,对不正常现象的反思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用相应的结构设计长篇小说,关注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棚户区改造,都是这种思维的产物。在这一点上,蒋子龙与天津城又发生了巧妙的关联,天津这座极具生活化气息的城市,到处充满了对现实的执着,甚至面对苦难也依然有超越的勇气和办法。即使蒋子龙作品中天津地方性不很明显的个案,也依然能够看到这种超越性的力量。

蒋子龙所以对现实有充分的自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劳动”的看重。在他的小说里,因为劳动,人的主体性得以自证和强化,人与世界的关系得到确认,在人迷茫的时候起到了定海神针的效果,在人遭遇磨难的时候则发挥了振奋人心的作用。蒋子龙几乎成了他作品中不出场又无所不在的重要角色,具有极富感染力的精神力量。所以正是蒋子龙的创作,让读者明白即使早已不再是“卖苦力”的时代,劳动这个概念亦不曾“过时”,相反还会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虚拟世界越蓬勃,这个概念的价值就越突显,蒋子龙的意义也就越发重要,相应的天津城市文化的影响也会更深远。因此作家、作品和城市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理想闭环,理解蒋子龙和认识天津城可以互相推动、互相成全。

来也不为过。她手机里“无营养”的小视频,掺在装修声中,不停地响着,我也不再嫌弃,权当是她童心未泯、消遣放松吧!

扰了我午休的装修声,仍在耳畔,且不知来自哪家高邻,这已不重要。这声响,划破了初夏午后时光的宁静,却打开了我藏在角落、装满幸福的“盲盒”。我说:“反正睡不成,出去透透气?”妻子同意。院里树荫下,新叶沙沙,清风习习,花草绚烂,孩童叽喳。我俩就那样静静坐着,不说话,装修声依然在响,却也甚是美好。

天将燥热,开窗通风已是常态,可也顺风飘来了扰了清静各种声响。用噪音来定义,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因倦与否。反正就这样不停地在路上,回不了家。相比而言,我何必如此奔波劳顿,算是幸福的,不交抱怨他人,更不交抱怨生活。

在得知有位大货司机邻居后,我更多了份理解。他妻子没工作,有两个上学的孩子,生活重担全压在他身上,靠给老板开大货维持一家生计。起早贪黑,数日不归,加上有糖尿病,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可每次楼道偶遇,瘦弱的他都是笑盈盈的,我也微笑回应,从不问及他的工作。

是呀,公路上快跑的每辆大车,都关乎一个家庭的温饱冷暖,关乎社会的一个细胞、一条血脉;车内都端坐着一个家庭顶梁柱,牵动着全家人及其亲属的心。我在窗边听了很久,渐渐被那单调的节奏和韵律所打动。这声响,赋予了宽阔延伸的公路以生命与活力。这交响的演奏者,更是生活的强者。他们用不懈的奋斗,谱写着一个个家庭追求幸福的火热乐章。如此看来,我和他们都是“奔跑者”,需要惺惺相惜,相互点赞,平安并行“在路上”,向前不息。听着这交响,枕着梦,我竟能睡得踏实了。

随风飘入窗的,常有一楼小院里家庭聚会串儿、喝啤酒的谈笑声,其间夹杂着烧烤的香味儿;对我这晚上少食者来说,确实有点过分。可他们的快乐,也感染得我向往与友狂欢的美好了。不远处跳广场舞、健步走的动感音乐飘忽而来,带着我打键盘也有了节奏感。好吧,既然心已动,换身衣服,沐着初夏的暖风,运动去!最喜清晨窗外树枝梢上出声声鸟鸣,似朵朵可爱的花儿,惊艳地开出树梢头。是喜鹊?是麻雀?还是鸪鹑?不必辨明。有鸟儿用歌声唤我早起,我会开心一天;翻身起床,上山入林,邂逅又一天片鸟鸣……

夜已深,连声响大也都睡去,天地安静下来。偶有大车驶过,声虫始鸣,也有我的双手在键盘上“嗒嗒”。睡前,听着妻的鼾声,我的呼吸,听着我俩结婚时买的钟表“嗒嗒”了二十年,听着又一季夏风拂过,有雨“滴答”,我无比自得与心安。人过中年,听声、听生活;如此,也算是人间值得、岁月静好。明天,又是喧嚣的一天。一切还好。 题图摄影:高流心

无论草草行囊,湖笔蘸饱徽墨在宣纸上写下“江南”二字,充盈的激情就可遏制地从纸上渲染到心头。

江南是春天的符号。一切触角都活灵活动起来:植物的、动物的。燕子低飞、柳丝飘逸,春水新蓝,粉黛的马头墙,一朵两朵弹般般绽放的艳红的桃花。水田里,秧苗茁壮,坡地上成片的油菜花肆意灿烂——乡间在整齐地安排着一年的农事。

一切色彩都慷慨铺陈起来:地面的、水里的。粉的杏花、瓷白的辛夷,梨花顶着耀眼的霜花翻山越岭。茶发新芽,笋等待一场拔节的春雨,平静的水面,调色盘般的用倒影布置这缤纷的背景——大自然用生物钟调控着四季轮回。

江南

我喜欢这个季节里的水——春水。春来江水绿如蓝。

只有到了江南,春水才开始变得透明,变得深情如许。等待了一个季节的春水,苏醒后,舒展筋骨,继续前进,两边各种植物纷纷探头探脑,不经意摇落的花粉将春水染蓝。

记得那一年,在壶口,看桃花汛。远远的,就听到从地下汹涌而来的硕大的交响,走近,泥土般成熟的河水带着冰凌,四处撞击,惊天动地,这是塞北的春水。面对如此壮阔的水,你只有震撼,你只能感受到力量和生命的壮美。相比之下,江南的春水温婉、细腻,在抚平激荡起伏的山川后,流进水乡小镇,融进诗情画意,让人简直想躺进去。

人画的春水,在明末清初创造出石涛这样的大家。石涛生活的年代距今已有三百多年了,他既是绘画实践的探索者,革新者,又是艺术理论家,当代大画家吴冠中甚至认为“石涛是中国现代美术的起点”。就是这样一位大家,在其经典理论著作《画语录》中这样总结:“吾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浪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春水流到石涛心里,人与景完美合一,最终在笔端呈现出对自然的深情款款。

温柔的春水内心是刚强的,信念是执着、含蓄而坚定的——“春水入河向东流。”

胡晓斌

开始肆意,形式开始多姿多彩。

翩翩蝴蝶的梁祝,西湖断桥的偶遇,杨柳岸的晓风残月,赤阑桥边的吟唱……是属于才子佳人的浪漫,而追问人生,探索真理才是江南真正的浪漫。徘徊在汨罗江畔的屈原,即使政治上是如何不得意,依然理想坚定,内心的纠结并不改变志向的高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李白从大唐盛世风尘仆仆走来,于是潭水深千尺的桃花潭,白发三千丈的秋浦河,手可摘月的采石矶……一路留下璀璨千年的浪漫诗歌。

王勃的《滕王阁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历代文人墨客更是在江南留下浪漫的积极潇洒的人生态度。

睡眠蒙眬时,“滋滋”“吱吱”“叮叮当当”的装修声,一时齐发,此起彼伏,还似夹带了刺鼻的气味。没有比这更令人烦躁的了。眼虽努力紧闭,心却被迫敲着。尤其两耳,更是瞬间竖起,格外敏锐地捕捉并分辨着电钻打眼儿、电锯切割、大锤砸墙等声响的来向与分贝,却又着实辨不出如此大的动静来自哪层、哪家。

睡意顿消,扭头见妻子也正睁眼盯着手机消磨。我没好气地怨斥:“谁家这么没有公德心,午休时间装修,吵死人!”妻非但不随我怨怒,反而责怪道:“现在已到物业规定的装修时间,是你看谁睡了,怪谁?何况装修有早晚,咱先装完入住,邻居陆续才开始,这很正常!你不能为了你睡觉,不让人家装修呀?换位思考下……”继而给我个眼神,让我体会。

没想到一向木讷的她,言之竟如此有理,显得我格局分外小了。拉开窗帘,阳光明媚;对面楼宇清新,近前树影婆娑。再听那尖利不绝的装修声,倒也觉得不那么聒噪了,反而有种安居不孤、左右有邻的安全感与烟火气。

这熟悉的声响,不也曾在我此时安静的小家响起过吗?每次妻子拽我抽空过来“监工”,先闻此声,便心生欢喜;好,工期抓得紧,完工指日可待!买箱水、递盒烟给工人师傅,咱也乐意。若闭门无声,便心有不甘,怨工人不上心。

我环顾房间,嘴角微微上扬,笑容浮在脸上。被妻子揪个正着,数落我“傻”。我说这不是“傻”,是幸福。装修那段时间,我正经历工作的低谷,无心过多关注家装之事。是妻子从冬到春,跑前忙后,事无巨细,操心费力地打理着一切,还不时对我嘘寒问暖。我只负责在关键的设计、选材、验收、付款等环节,腾出空来,出个面,拍个板,转个账。知情的同事笑谈:“你真是娶了个好媳妇儿,啥也不用管!”我赞同:“真是哈!”

正是妻子顶着刺耳的装修声和呛人的粉尘、漆胶味,一趟又一趟地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才有了眼下的窗明几净,温馨舒适,安逸静谧。得来不易,她是功臣呀!我幸福地笑出声

来也不为过。她手机里“无营养”的小视频,掺在装修声中,不停地响着,我也不再嫌弃,权当是她童心未泯、消遣放松吧!

扰了我午休的装修声,仍在耳畔,且不知来自哪家高邻,这已不重要。这声响,划破了初夏午后时光的宁静,却打开了我藏在角落、装满幸福的“盲盒”。我说:“反正睡不成,出去透透气?”妻子同意。院里树荫下,新叶沙沙,清风习习,花草绚烂,孩童叽喳。我俩就那样静静坐着,不说话,装修声依然在响,却也甚是美好。

天将燥热,开窗通风已是常态,可也顺风飘来了扰了清静各种声响。用噪音来定义,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因倦与否。反正就这样不停地在路上,回不了家。相比而言,我何必如此奔波劳顿,算是幸福的,不交抱怨他人,更不交抱怨生活。

在得知有位大货司机邻居后,我更多了份理解。他妻子没工作,有两个上学的孩子,生活重担全压在他身上,靠给老板开大货维持一家生计。起早贪黑,数日不归,加上有糖尿病,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可每次楼道偶遇,瘦弱的他都是笑盈盈的,我也微笑回应,从不问及他的工作。

是呀,公路上快跑的每辆大车,都关乎一个家庭的温饱冷暖,关乎社会的一个细胞、一条血脉;车内都端坐着一个家庭顶梁柱,牵动着全家人及其亲属的心。我在窗边听了很久,渐渐被那单调的节奏和韵律所打动。这声响,赋予了宽阔延伸的公路以生命与活力。这交响的演奏者,更是生活的强者。他们用不懈的奋斗,谱写着一个个家庭追求幸福的火热乐章。如此看来,我和他们都是“奔跑者”,需要惺惺相惜,相互点赞,平安并行“在路上”,向前不息。听着这交响,枕着梦,我竟能睡得踏实了。

随风飘入窗的,常有一楼小院里家庭聚会串儿、喝啤酒的谈笑声,其间夹杂着烧烤的香味儿;对我这晚上少食者来说,确实有点过分。可他们的快乐,也感染得我向往与友狂欢的美好了。不远处跳广场舞、健步走的动感音乐飘忽而来,带着我打键盘也有了节奏感。好吧,既然心已动,换身衣服,沐着初夏的暖风,运动去!最喜清晨窗外树枝梢上出声声鸟鸣,似朵朵可爱的花儿,惊艳地开出树梢头。是喜鹊?是麻雀?还是鸪鹑?不必辨明。有鸟儿用歌声唤我早起,我会开心一天;翻身起床,上山入林,邂逅又一天片鸟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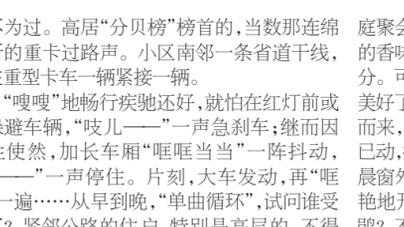
夜已深,连声响大也都睡去,天地安静下来。偶有大车驶过,声虫始鸣,也有我的双手在键盘上“嗒嗒”。睡前,听着妻的鼾声,我的呼吸,听着我俩结婚时买的钟表“嗒嗒”了二十年,听着又一季夏风拂过,有雨“滴答”,我无比自得与心安。人过中年,听声、听生活;如此,也算是人间值得、岁月静好。明天,又是喧嚣的一天。一切还好。 题图摄影:高流心



第五二八〇期

听声,听生活

张金剛



张金剛